

# 从普通人的生命史中提炼美好影像，也提炼出当代奋斗者的人生金句

——评网络视听节目《这十年》

张磊

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不断下沉——下沉到社区、乡镇、村落，下沉到千家万户，下沉到日常生活，文艺作品只要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能得到社会认可。

网络视听节目《这十年》，用综艺和微纪录片的形式来回溯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十年，将中国大地的新变化浓缩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人生命故事，巧妙地利用了新的影像语言、文化模因和传播策略，给新时代的主题主线宣传探索了一条新路。

## 关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让普通人的生命浪花汇聚成新时代的潮流

历史从来都是由“人”的故事所构成。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自然要让普通人走上台前，在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这十年》着重讲述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她们是守林人、乡村教师、创业者、测绘员、画手等。他/她们是丈夫、妻子、父母、儿女、朋友、伙伴。没有惊天伟业，却也建功立业；

没有超越思想，却更动人心弦。

《这十年》微纪录片让主人公自行讲述，个人故事娓娓道来，生命史也徐徐展开。“塞罕坝上的瞭望者”中的赵福州和陈秀玲，夫妻二人共同守林，面对极端天气，“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始终坚守。以前叫“望火楼”，瞭望火源；如今改称“望海楼”，眺望无尽林海。在这些普通瞭望者的坚守下，塞罕坝林场筑起一道绿色长城，成为中国北部的风沙屏障。《这十年·追光者》将综艺样态和纪实访谈结合，邀请各行各业的“追光者”走到舞台中央。第三期“青春的选择”的主人公是来自大山大漠的支教老师。贵州六盘水的顾亚从摇滚乐手变身乡村教师，用音乐点燃海嘎儿童梦想。新疆且末县的老师们在节目最后穿上正装拍摄婚纱照，当年的青春容颜被大漠风沙吹拂得日渐沧桑，谈不上漂亮，但美极了。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动人至极，正是中国这十年生态保护、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鲜明写照。

20世纪90年代，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电视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形成了面向人民的新语态。21世纪，互联网渐成舆论主阵地，网络视听的内容生产者也越来越注重“小人物”，让普通人的生命浪花汇聚成新时代的潮流。

## 生命体验的媒介表达与文化升华

个人生命史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结晶和升华。媒介就像整个社会的文化炼金装置，披沙拣金，为文化风貌奠定基调和底色。当前互联网文化空前活跃，热闹无比，新名词和新现象层出不穷，一个视频博主、一个主播都似乎可以迅速“引领”文化潮流；然而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是，这些“爆款”文化潮流来时汹涌，退潮也快，难以留下精神文化方面的积淀。主流媒体在融入互联网文化潮流的同时，也应成为其中的定海神针。

《这十年》从普通人的生命史中提炼美好影像，也提炼出当代奋斗者的人生金句。“阿娟的互联网故事”的主角是嫁到阿坝州的何瑜娟。她是“主播阿娟”，是拥有三百万粉丝的大V，是能够把农村的腊肉香肠卖到全国各地的流量明星，同时，她也是孵化出三百多名农村主播的培训教师。微纪录片用诙谐的镜头语言展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主播形象，阿坝州的美丽景色和田园生活成为绝佳背景。阿娟也金句迭出：“与其帮他们卖产品，不如教他们卖产品”；“通过自媒体，能够点燃更多的乡村”；“我觉得这十年来，不可思

议的就是，网络居然进到农村，进到农民的心里”。用网友们的评论来说：升华了。“平凡的一天”里的抗美援朝老兵贾振鑫，因战场上缴获一台照相机而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创办振兴影楼，免费为19位抗美援朝老兵留下珍贵资料，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和平反战主题的摄影展。他说：“国家没有忘了我们，大人小孩都没有忘。”无论是照片，还是纪录片，都是时代的痕迹，是记忆的存留，是历史的传承。它对抗着遗忘这个最大的敌人。

鲁迅先生有诗云：“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优秀的文化作品总是寄托着希望，而《这十年》更浓缩了新时代的美好情感，展现了主流文化的鲜明底色。

## “微”“燃”“二创”，把握好互联网叙事的共鸣

互联网传播有其独特的规律。年轻的Z世代不喜欢说教，喜欢在轻松幽默中得到“燃”的感受。社会加速，移动互联网、生活的律动踏着快速的节拍，碎片化内容更易触达网民，“踩点”的视频更易获得接受，采用了“硬”的作品更易造成流行。

《这十年》通过广电总局的调配形成全网蒲公英式传播，利用话题标签、热搜、热度榜等达到亿级传播量。微纪录片“开心发光，快乐发电”，一改传统的长镜头纪实样式，而是通过片段化叙事、快节奏剪辑、口播式旁白、画面虚实结合，配上字幕特效与欢快的背景音乐，再现了光热电站的发展与贡献。《这十年·追光者》第二期“经天纬地的青春”讲述珠峰测绘员的奋斗史，并让全国测绘专业的大学生轮番上台，用一句话表明理想，“燃”动全场。“微”字是社交媒体的核心特征之一，时间短、节奏快，传播效果更佳。《追光者》在网络传播时，将精华片段碎片化，利用明星代言和话题标签激发热议。周深演唱主题曲“向光而行”，在哔哩哔哩网站上引发了翻唱与弹奏，还有视频博主用这支“燃曲”作为BGM来“混剪”祖国的大好河山，形成衍生效应。“二次创作”是网络视听作品受欢迎的明证，也是它生命力的延续。

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这十年》用好了网络传播规律，将生动感人的个人生命史融入宏大叙事，也将正能量化为前行的动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 “第三只眼”看文学

我是冲着笛安这个名字以及对她在十年前先后创作的《西决》《东霓》和《南音》这三部后来被总括为“龙城三部曲”的读后印象而进入了她新长篇《亲爱的蜂蜜》的阅读。但说实话阅读过程中这部作品的吸引力对我这个男性读者而言并不是太强，所幸它的篇幅只有15万字左右，倘若再长一点，我一时都有点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耐心继续读下去？

以这样的文字作为本文的开头绝无任何低看《亲爱的蜂蜜》的意思，而只是客观坦陈一下自己当时的那种阅读心态。其实，作为曾经的职业编辑，见识过的各种作品、经历的各种心态确是多了去了。经验告诉自己，越是阅读过程中出现“异常”状态的作品越是不该轻易放过。具体到这部《亲爱的蜂蜜》，至少有如下三点就是值得在掩卷之余再想一想的：首先，比之于笛安过往的长篇小说创作，这部新作的故事情节之简单、叙述节奏之缓慢皆创她自己创作之新纪录，对一位已有足够写作经验的作家而言，如此作为一定有她自身的特别考虑；其次，以如此简单的故事情节和缓慢的叙述节奏支撑起一部尽管只有15万字的长篇小说，肯定有作家创作时自以为不错的自信与任性；最后，这到底是一部情感问题小说还是一部社会现象作品？尽管情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但侧重点显然还是有所不同。

《亲爱的蜂蜜》的确呈现出笛安创作的某种新变。作品讲述的虽是一段爱情故事，但又不是两位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寻寻觅觅坠入情海后的一往情深，而是一双各自都有过婚姻异史的成年人再度“入戏”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其中还特别插入了36岁的男主角熊漠北与自己的约会对象崔莲一那个三岁女儿小“蜂蜜”之间一段“忘年交”的“戏码”，且所占的比重不轻。以“亲爱的蜂蜜”为这部新作品命名的缘由即由此而来。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如此“错位”的安排当然是笛安的刻意为之。理解了这番“刻意”，或许就是找到了进入笛安这部新长篇之门的密钥之一。

无论如何“刻意”，《亲爱的蜂蜜》首先终究还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固然出自笛安之手，但那种平和冲淡的调性、种种琐碎细节的排列以及缓缓的叙述节奏又为她过往创作中所罕见。这毕竟是近乎人到中年且都还有过婚姻沧桑经历的一双男女打算再次走近爱情并试图进入婚姻，在爱欲日渐弱化的这个时代依然抱有这样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大熊和莲一作为曾经有过不成功婚史经历的两个成年人之间存有一些相互揣度与犹疑，乃至考虑一些实际的功利都很正常。更何况生为“独生一代”的他们，又都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社会变革，因此，在这个本该充满温情的都市爱情故事背后，依然潜伏着“计划生育”“社会变革”等曾经经历的过往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影响，还有他们与长辈这两代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无法切割的牵绊，如同逐渐老去的崔上校和老熊，虽并不争抢任何风头，却又不留痕迹地提醒着自己的存在和影响一样。凡此种种都使得《亲爱的蜂蜜》在缓慢平和的叙述中又有了几分清淡的历史感。

这样一段爱情故事的角色固然因为由两位曾有过婚史的离异者来主演而有了点特别的滋味，但作品更特别之处则在于小蜂蜜的设置与出场了。对此，笛安毫不掩饰自己设置这个小天使的目的：“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个成年人的生活中，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36岁的熊漠北首次听到自己的约会对象崔莲一还有一个三岁的儿时，心里便小有落差，待到和那个名为“蜂蜜”的小女孩接触之后的第一感受则是“幼儿是洪水猛兽，我们文明人在他们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作品的妙处在于这个小蜂蜜不仅没有阻碍这段爱情的进展反倒意外地成为了他们之间的润滑油甚至是黏合剂。这在年龄差为33岁的大熊和蜂蜜很快成了“忘年交”，熊漠北也迅速蜕变成了蜂蜜眼中的“大熊猫”；一个有耐心和蜂蜜讨论冰激凌为什么会融化的大熊，一个会在深夜和蜂蜜一道等待花开瞬间的大熊，一个将自己的“特斯拉”喷成蜂蜜最爱的粉红色的大熊……这是一个生命照耀另一个生命的过程，大熊在接纳蜂蜜的同时更在收获蜂蜜的友谊并完成了对自我青春创伤的疗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主角儿被笛安悄然转换，天真无邪的小蜂蜜自然地取代了无论是母亲的崔莲一还是陌生的大熊叔叔。

然而，故事再次出现反转。意欲进入婚姻重组家庭者终究还是熊漠北和崔莲一这两个大俗人，小蜂蜜的天真无邪固然可以充当他们之间的润滑油甚至是黏合剂，但终究还是抵挡不过现实与世俗的力量。业务能力及工作状态均不错的熊漠北要被单位派驻伦敦两年，回来后自然就是升职加薪，而且还不是一点半点。这样的机遇俗人熊漠北自然不愿放弃，至于崔莲一和蜂蜜母女俩这两年怎么办？在他看来，她俩能随自己一同去伦敦生活两年固然好，即使不去也不过只是分开这段时光而已。而崔莲一则偏不这么看，于是两人迅速滑入分道扬镳的边缘。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新冠”大疫情，如果不是小蜂蜜的一次意外事故，他与崔氏母女俩很快会形成陌路。导致这两次大反转的原因都是现实，此前的爱情与友谊无论是被轻易摧毁还是失而复得的缘由莫不如是，无非只是这个现实更严峻，即便是“幼儿”这个“洪水猛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同样都是不堪一击的。

归结起来，笛安在《亲爱的蜂蜜》中借助“小蜂蜜”与熊漠北之间的一段“忘年交”，推动着一双分别有过离异史的男女开始拉近；在接下来时光流动中，他们各自面临的现实与利益又使得彼此渐行渐远；最终又因“新冠”这个人类突发的严酷现实让他们相互失而复得。如此这般，个人的情感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变幻莫测的现实自然地勾连起来。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懵懂的蜂蜜只能发出“为沙玛亚”的发明，而笛安则在“我们这些幸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出路”的铿锵中结束了自己的叙述。这不仅是一个有意味的结束，也使得《亲爱的蜂蜜》固然是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但其背后所涉及与承载的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个体与时代等元素同样令人三思。而这，又恰是一位优秀作家永远都不会回避且需要加以艺术呈现的基本问题。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大世界”里看“小戏”：

# 探索驻场长演的更多可能

孙惠柱



音乐剧《小说》剧照



音乐剧《致爱》海报（均由出品方提供）

2017年“上海大世界”诞生一百周年，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重新开张时，我应邀去看了尚待装修的场地，那连成排的十几个小剧场勾起我两个回忆：一是儿时“白相大世界”随便进出挑戏看，一是纽约外百老汇每晚人头济济的“剧场巷”（Theatre Row）。我就提了几个可以在那里演出的剧目建议，包括一个戏在两个剧场同时演的创新戏剧，梦想又能看到“大世界”每天连轴转的演剧盛况。但筹办方研判，如果让这么多剧场像当年那样连续演出，不会有那么多观众来看戏，因此将新开的“大世界”定为以“非遗”为中心。我的建议中只有属于非非遗的京剧短剧系列《孔门弟子》在那里演了几个周末。

重开五年之后，再次惊喜地听到了“大世界”的新闻，竟是因为有十多个新戏在位于四楼的“星空间”开始了驻场长演——不同于全国大多数剧场一出戏演一两场就拆台的常见模式，这些戏每天反复演出，而且剧目众多。据媒体报道，“未来上海大世界将会有超过20个剧场空间同时进行各种类型的商业演出。”这里的多数剧目跟外面剧院一样，晚上七点半开演，再加几个下午场，还不是当年那样12小时的滚动演出。但有一点很相似：以前这里演的是各类戏曲，现在全是音乐剧，都是“以歌舞演故事”，吸引了许多“十看不厌”的粉丝。

一些即便在剧场小些的纽约外百老汇亦属罕见的超小型剧目，在“大世界”却是常规。音乐剧《小说》改编自韩国原版，是一个男人戏，把观众席设计成“沉浸式”的舞台环境，深入探究了复杂人性的各个层次——White（白色，出版社编辑怀特的名字）、Gray（灰色，小说家格雷的名字）、Black（黑色，小说主人公布莱克的名字）。小说家和编辑都正义感满满，梦想能“用一行字改变世界”，用小说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角色，却引起极大的争议，甚至引发了模仿小说的真实犯罪，还导致了小说家的死。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这正是侦探要带着观众弄清楚的呢。这个角色，让我看到了一部“悬疑性价比”最高的推理剧。

比起这部戏的“小而重”，另外几部小型音乐剧相对轻松些，有点像文化广场制作的《星际信使》等“小而美”的音乐剧。《致爱》只有两个角色，一男一女，故事的灵感来自海外的《爱情书简》；但不同于那里两个人各坐一边读两小时的书，这部音乐剧不但加了歌和舞，还有不少直接互动的对手戏。最重要的是，《致爱》讲的是两个中国人的情感故事——小学同桌，女主去了香港，男主留在上海，这就有了几十年的通信和几次见面。编剧作曲导演用心良苦，把一个本来不太容易吸引中国观众的二人话剧的纯语言表演变得有声有色，也更显得有情有义。我在剧场就听到有人抽泣——这是歌舞演故事更易于煽情的特殊魅力吧。就内容而言，原版中两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变成了改编版中上海人和香港移民的地域、文化矛盾，但是在具体处理上还是有点生硬，看来创作者对于讲述此类故事的功力还不够。

几个小型音乐剧中最温馨的那部却有

个最可怕的剧名《吸血鬼亚瑟》。全剧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个亚瑟还没过18岁生日，尚未“成鬼”，一直被管家关在古堡里从没见过人类。偶然闯入的孤儿艾玛激起了亚瑟对人类世界的好奇心，最后管家终于承认，他其实是人而不是吸血鬼。阿瑟和艾玛后来的故事谁都能猜到，有人说这是个披着“鬼”衣的“沙雕甜宠剧”，还真没错，所以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来看。

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批集群驻演的音乐剧，最早创造了驻演模式的是亚洲大厦的《阿波罗尼亚》等剧。尽管疫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戏剧人还是看出了这一模式的长远价值；但亚洲大厦只有十来个小剧场的空间，所以新的驻演基地又在距离其不远的“大世界”出现了——刚巧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一百多年前“大世界”就创造出来的播台式竞演模式。两个地方的戏并不一样：亚洲大厦的《阿波罗尼亚》《桑塔露琪亚》《宇宙大明星》都是“酒吧戏”，鼓励观演共饮，强调娱乐性；而大世界“星空间”的这几个戏文学性更强，如《小说》的核心就是探讨文学的社会价值，《月亮与六便士》《致爱》等都有很扎实的文学基础。“大世界”很多粉丝是看了不少亚洲大厦的音乐剧以后再转过来的。也许，这可以成为一个吸引新的戏剧观众的有效方法——娱乐引进门，文学助修行。

文学性强的戏剧未必就要排斥娱乐性，悬念本来就是戏剧“好白相”的重要卖点；好的剧本也为音乐剧的歌舞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很多情况下甚至只要唱得好，基本不舞也很好看。《小说》《吸血鬼亚瑟》等都是这样。传统的西方歌剧和音乐剧都用很多演员，场面浩大，独唱、重唱的主角和合唱、舞蹈的歌队各有分工。而小型音乐剧不用歌

# 柔软的纯真与坚硬的现实

看笛安的新作《亲爱的蜂蜜》

潘凯雄